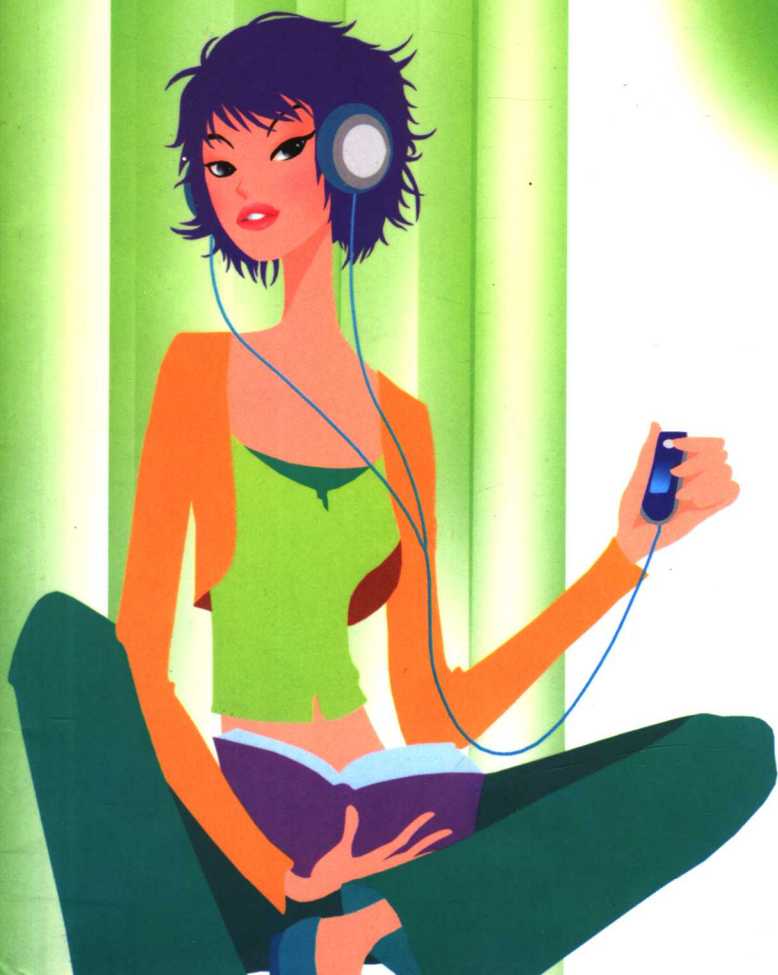


第八届 新概念

作文大赛获奖者

散文精选



冯 田
伟 禾
选 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八届
新概念

作文大赛获奖者

散文精选

冯 田
伟 禾
选 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散文精选/田禾,冯伟 选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9

ISBN 7-5354-3369-3

I. 第…

II. ①田…②冯…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8972 号

责任编辑:刘 青 尹志勇

责任校对:刘惠玲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3.625

版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73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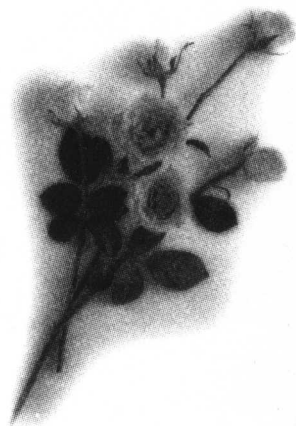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 001 陈虹羽 CHENHONGYU
她的达利，我的梵·高
- 007 陈若愚 CHENRUOSI
不散
- 011 陈若愚 CHENRUOSI
你那么多感伤的 16 岁
- 014 程志曦 CHENGZHIXI
忘了贴邮票
- 019 程志曦 CHENGZHIXI
就这个样子吧
- 022 邓智波 DENGZHIBO
五点零一分的旅途
- 028 邓智波 DENGZHIBO
无方向意识的自我流失
- 034 晨磊 CHENLEI
孤鸣寒江



037

晨 磊 CHENLEI

绕过黑色的誓言

——永远做你快乐的狗

046

江密迦 JIANGMIJIA

旅伴

051

李 辉 LIHUI

梦亦实

063

李 雪 LIXUE

贪狼

070

李 雪 LIXUE

小澈和朵朵的阳光明媚

080

练自强 LIANZIQIANG

盛开

088

林 靖 LINJING

未寄出的爱情

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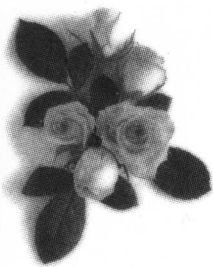
林 靖 LINJING

给暖暖的纪念

097

刘书慧 LIUSHUHUI

“伟大”的概念



105

刘 宇 LIUYU

随风摆动的身体

118

宁 凝 NINGNING

永恒的错落

126

宁 凝 NINGNING

所谓爱情

137

卿 旭 QINGXU

关于自己和安身立命

149

王济兴 WANGJIXING

歌行者 2by 江南

154

王济兴 WANGJIXING

她给她的最后家书

162

吴炳见 WUBINGJIAN

长街回溯

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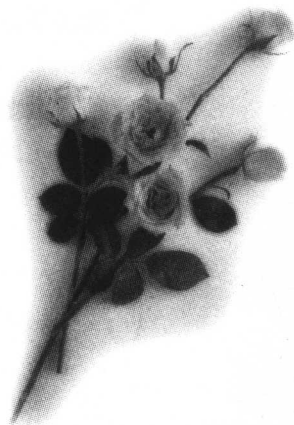
萧若薇 XIAORUOWEI

梵·高之死

181

谢 欣 XIEXIN

柒



187

杨雪山 YANGXUESHAN

七月未远

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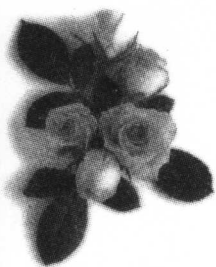
章 诺 ZHANGNUO

辞葬

203

郑漫岗 ZHENG MANGANG

孩与非孩



她的达利，我的梵·高

陈虹羽

达利，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和版画家，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

梵·高，1853—1890。荷兰后期印象画派杰出代表，画面色彩感强烈。

2003年的那个冬天，黯蓝天幕上偶尔的星子像是黑奴背上的刺青。她悄无声息地出现，如同一个季节以后悄无声息地消失。我在那个冬天降临的时候预感，这个冬天即将不同。

那个冬天，我和她毫无征兆地走在了一起。可是我们经常都不发一言，似乎一张口体内仅存的热量就会散尽。我们缩着手和脖子，可干冷的风仍旧一阵阵灌进袖管和领口的罅隙。这里的冷是无法表述的，你从温度计上看不到0℃以下的显示。但它的确很冷，冷得那个湖面的水都懒得动一下。我们沉浸在丧尽热量的环境里，你要知道，晦涩不是我们的错。

稍微熟了以后我们便断断续续地说话。不久后便发现艺术是我们共同的东西。她总是提到达利。也是那个冬天的一天，我第一次看着她的眼睛说，你为什么要喜欢达利。说是第一次，这本来无可厚非，因为我和她相识并不久。可我总习惯在任何要提到这件事的场景强调这一点，就像上帝设置在我潜意识里的暗示。

夜是浑浑噩噩冷冷清清的。昏暗的灯光像是毒悄无声息地弥漫下来，青苔般爬过空旷的街道。她没有看我，脸像波澜不惊的死水。她



压着嗓子回答我说，达利的画揭示了人潜意识里的东西，比如恐惧，性，欲望。我是一个偷窥狂，我喜欢窥视那些人类总是极力掩饰的一面。

风吹过她的语言似乎被滤去了颜色，我们的影子在路灯下一直延伸，仿佛正伸入未知的黑暗中。那时我们无所事事地过着每天，对未来迷茫不知所措。上课时睡觉，或者逃课到外面晒太阳。冬季的太阳总令人产生短暂的喜悦，但还是冷。我们都明白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完蛋。可就算明白，就算想再补救，也因欠下太多账而在浩大的工程面前打消了这个念头。不安的情绪日益膨胀，却从没爆发过，于是它充满了我们的心和身体。我们就好比一个满涨的气球，只需要一根针就可以戳破。

我记得是我先问她的。那个夜晚沉默了很久后我终于低头说出一句话，这样下去我们以后怎么办。你是不是认为可以混一辈子。

我想每次沉默都有暗示，就像冰雹前紧闭着口的天空。我坚信她的不安不会少于我，可她不愿意去想。对未来过多的思考是一种折磨，因为不知道有什么在那里等待。更令人恐惧的是，我们明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却无动于衷。不是无能为力，是下不了决心去做，我们在寒冷中习惯了懒散无比的日子。为了逃避我的提问，她慌忙紧了紧衣领，用满不在乎的语气回答，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总有出路的。

两年后的今天，我明白人活得现实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抱任何侥幸心理。我终于开始去拯救那个未来，认真做掉大本习题。而她，却无故消失在人海深处。我偶尔想，她干什么去了。其实表面上漠然的人只不过在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掩饰内心的惶恐，比如她。只要有一个时机，他们就会彻底抗拒并退出这一切。

而我，除了等待一切自己过去以外，没有任何抗拒的办法。

时光倒回两年前。我像她总提到达利那样提到梵·高。

每次我讲梵·高时，她都不置可否地笑笑。一段时间以后她才告诉我，她认为我并不是真正喜欢梵·高的画。只不过众多的文学作品

喜欢描写梵·高的向日葵，喜欢描写梵·高浓烈到疼痛的色彩，于是我故作熟知地去了解那个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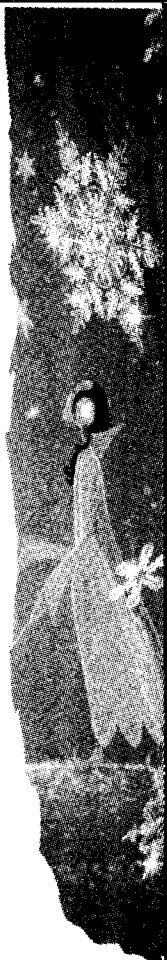
关于她的评论，我差点就要相信。她的镇定总让人有理由认为她能看穿所有表面现象而看到本质。实际上仿佛并不是这样的。与其说我喜欢梵·高的画，不如说我对他的人感兴趣。比起画家，我更愿意认为他是名行为艺术者。我一直在想象这样的画面，梵·高捧着自己鲜血淋漓的耳朵对酒店的妓女说，嫁给我吧，好吗？哈，好吗？那个女人大惊失色，脸像一朵暴露在寒风之中的花，颤动，突兀。我想梵·高此刻应该已经满足了。他的目的不过是引起谁的注意，看着那个妓女因为自己而尖叫的样子，内心被某种情绪填满。

那个冬天，她的嘴唇干涸如同旱地。她消失以后的这个冬天，我还在想那些从她龟裂的嘴唇里冒出的话。我甚至记不清她是怎样消失的，是融化在我身旁，还是从某次道别以后就销声匿迹。不过她的那句评论，我却记得无比清晰。她说：

达利是用才华证实了才华，而梵·高则是用不幸的生命证实了才华。我只是注意到达利超人的想象力和扭曲的图案，但无法对生命起敬。所以没有爱上梵·高。

可能这句话是关键，它暗示了她对生命的不屑，因此消失也就很正常。你们无法想象一个女孩子是怎样在巨大的黑色外套里站在冬日傍晚的寒风中说出以上那句话，现在的我也不能。既然无法想象，我便怀疑，是否真的有这样的场景发生过。可是如果没有，那么那句话又为什么会驻扎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你或许直到现在仍把握不准她是怎样一个女子，你其实可以这样来想：一个普通的女孩在那种场景中说那种话无疑是矫情的。而当时并不矫情，可见她独特的气质，冷漠，桀骜，像不属于这个世界。

她对我说，她不喜欢那种写实的画派，因为这本是个无可留恋的世界，又何必作一幅画来纪念。就算是梵·高那种印象派，也逃脱不了要找一个事物来临摹的禁锢，无论色彩多么夸张。而达利，她继续说，这就是超现实主义派令我快乐的地方。他不羁的想象力总能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那里有扭曲了时光的软体钟表，有分裂在污水里的人



体器官，有从山颠向悬崖起飞的马。

我一直不明白，是什么让她如此注视这个世界，如同冷眼观看一出闹剧。难道她不置身其中吗？听她说得头头是道，我差点认为喜欢梵·高是种庸俗的错误。她就像鬼魅，在不知不觉中牵引我全盘接受她的观点。

可是，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把梵·高归往那些泛滥的流派。

喜欢与不喜欢，不过是人主观的感情，它被奇妙的第一印象支使。自从看见那幅《星月夜》起，我就注定卷滚入漩涡般的色彩里。梵·高在那个夜晚看到天空中奇特的月亮和繁星，它们变成一束反复游荡的光芒扩散，带动整个深蓝色的天。

路易·贝尔特朗曾说，虚无无法给虚无注入生命。如果梵·高没有充实的投入，他的画又怎会活生生地流传千年。我的亲爱的梵·高，他燃烧着自己的情愫，用枯槁的手指握笔涂抹，在如痴如醉中疯狂地步入死亡。他几乎是肢解着自己的躯体，飞快地老，飞快地死。你从来没见过那样一株向日葵，它盛开着一团火红的脸，它注视着画自己的男人泪流满面，因为画它的男人同样沉溺。

再后来，我们就不谈论那些画了。所有话题不过是为了排遣两个人的寂寞，如果一个话题已达不到这个目的，就必将被另一个话题取代。但我想，本质是没有变的。就像她总是冷静地窥视，而我总是疯子般愤慨。达利用想象创造出一个世界来逃离，梵·高还在对它不停润色，仿佛企图改变。

其实是改变不了的。梵·高认识到这点以后，他死了。他很绝望。

我不绝望，只是失望，并且深深接受无力改变这个事实，因而改变自己来适应世界的一切。我们都是很软弱的动物，活在壳里发誓抵抗，最后不过丢盔卸甲慢慢地顺从。没有顺从的人在它强大的规则中灭亡，消失。

认识到这些，是因为我和她的话题从艺术变到现实。

那个冬夜我们终于意识到关于达利梵·高没什么好说的了，对自己崇敬的人评头论足总归不是件好事。分别的时候和平常没什么不

同，只是我看了看路两旁的树子，发现叶已掉光。可能冬季已经很深了，我想。

走了几步后她突然对着我大声喊，喂，说真的，你今后干吗？

我仿佛听清了，又觉得她仿佛没问我这个，只是在提醒我明早上记得等她一起上学之类。我朝她家巷子的方向喊，我没听清！结果发现她都跑走了。她大概是想发泄，这没什么的。

我想了很久，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有些事情在没有别人知道只是自己想想时可能只是想想，而一旦说出来，就会付诸实践了。两天以后我决定说出来，因为这是真的。如果不说出来，或许一辈子我都不再能想起。

我对她说，以后，我要写小说。

她说，这是好的。

但我明白，如果不写通俗小说，就不能有很好的销量；没有很好的销量，就不能挣到钱；没有钱，我就会饿死。

很多事情我们都明白，只是总有些傻逼要去做。就像飞蛾扑向跳跃的火光，义无反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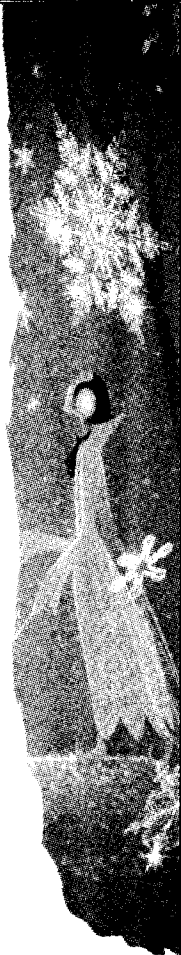
我想我的小说不一样，大概这是我最后一点的傲气。写作是一件很自我的事情，如果为了别人读才写，那必定是假的。如果为生计而写，它的灵魂便丧失了。我便决定，以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解决温饱问题，然后写我想写的。

我告诉她这个想法后，她斩钉截铁地说，不，那样你会完蛋。用不了多久，你就会什么都写不出来，你会从作家变成小资，再变成家庭主妇。艺术家，本不应该太接近真实生活。

我突然很轻松地笑起来，就像丢掉了一个大包袱——我们所担心的都从暗处被揪出了。我说，去他的完蛋，哈哈，我们不早在这个无所事事的冬初就完蛋了吗。

我们都笑起来，似乎压抑已经跑光了。我们的笑声在冬天不到0℃的空气里无法凝结，一直飘到很远很远。

那一刻，川中罕见的小雪飘下，夜晚异常明亮。下雪了，我对她说，我就预感这个冬天会不一样的。



后来的后来，她消失了。现在我再想这些狗屁事情已经没有人听我说，所以它们永远只能成为我的想象。2005，我在想那个2003的冬天。在那个冬天，我曾无所事事地混了一阵子，曾以为一切都不会再向好转变，曾遭遇了一个传奇的女孩。可是，她恍恍惚惚如同雪花，消融在春天来临的时候。

我想，或许她从来没有出现过。



不散

陈若思

放学了，嘿嘿，整节语文课我一直在摆弄从操场捡来的青色小芒果，又望了会天空，观看一场飞机的表演，它用粉笔在白板画下一条曲线，我目送它的离开。芒果汁弄得我的手黏乎乎的，我觉得舒服极了。我是多么喜欢芒果味，那是我的幸福，我一直固执以为幸福的味道就应是如此甜蜜。

你在楼梯口等我。我把书包塞给你。我要去洗手，洗去我的幸福，因为你不喜欢芒果。水龙头里涌出哗哗的自来水，我的双手伴着芒果味接受一场洗礼。我听见幸福唱走调了。

悄悄地从洗手间里出来，我在远处观望你。你是个长得比较好看的男子，有竖起的短发和双眼皮，此时你的表情相当严肃，你在等我，等你最近宠爱的小孩——我。

我把自己当作你宠爱的小孩，但我有自知之明，加上一个前置定语：最近。我告诉自己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们都是自由的人，但没有走得太近，只是暧昧地站着，左边，右边，谈天说地不说爱若无其事。

你看见我了，你的嘴角扬起，样子温柔极了，或许人们会觉得你适合讲一个美丽的童话。你确实给我讲了一场童话，可我像顽童到底什么也不信，但我沉溺你的微笑，它像蜜糖一样毒得让人不愿挣脱。我的芒果比蜜糖善良得多，它的甜蜜给我恰到好处的温暖，后来我才知道，你给我的温暖尽头是彻底的冷漠。



我接过书包，噤噤地下楼，在楼道里奔跑。翅膀无边。

天下起雨啦我该往哪走。我曾经想过有这么一只手能在我的前面，让我抓住它。别人说那是一辈子的地址。你沉默地站在我的右边，你生病发烧了，你要我握住你的手，现在我们有相同的温度，我们的掌心重叠，那是一个停留3秒钟的空集。

是谁说过，空集也是一个很好的集合。

我们开始一场行走，现在我们都是马路天使。

我们经过三个十字路口。路已经很远了，我来不及记住行人的脸，或者它们都是一模一样的脸。我看了看右边的你，雨滴划过你的脸颊，留下寂静的姿态。我习惯和你在一起有大段大段的沉默，这有多么的好，而你一直默默地为我撑起伞，使我相信你在我的右边。我只知道这个时刻你不会介意我的沉默，但是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你是个多么聒噪的小孩，而我也，这真糟糕。我习惯在房间里放高分贝的音乐你习惯在酒吧里大声喧哗，我习惯练耗体力的练习曲你习惯在球场上挥洒汗水。我的脸现在很干燥，但只是发呆，不流泪。我的脸挂着雨水，凉凉的，一点点吸走我的聒噪。

你说去看葵花。

我皱眉，这是葵花最难看的时候。下大雨。

我不想让葵花在你心里留下落败的颜色，我要让你记住它们在阳光下的骄傲。

兜兜转转我们来到KFC，你给我买圆筒冰淇淋。我最最喜欢的冰淇淋，它给我塑造温暖的形象，给我恰好的甜蜜。可这一天，你给我买的冰淇淋流下了深白色的假装纯洁的眼泪。我记得这一天它的味道。舌头说它冷极了，它不知道什么是心甘情愿的甜蜜，它觉得勉强令它很难受。真糟糕，这是我第一支没有吃完的冰淇淋。我觉得我不该喜欢你的，因为你毁了我对它的爱。我看了一眼KFC那个白胡子老头，他冒着冷汗朝我笑，是嘲笑吧，他一定猜出我们之间出了问题。

雨停了，回家。

公车上我遗忘了许多细节，只记得那是由你的言语组成的时光。你的声音略带跳跃，像滴答的雨滴。下车时，我凝视着有你的巴士离开，做一场告别。你离我越来越远，而这不仅仅是距离。

而从这以后的许多天，我们不说话了，我感觉我们两个同级的磁铁，互相抵制彼此，不要谁靠近。

我猜你一定觉得我现在是怎么了，像你发高烧一样，混乱地对许多东西念念不忘。

我又犯牙疼了，糖果犯罪。孤独时吃糖是很舒服的，而孤独也和挨牙疼一样难受。我搬出彩色铅笔，开始画画，画向日葵，只会画向日葵，只会画永远绽放的向日葵。你还记得我最喜欢的是葵花吧，灼灼夺目生生不息。你说你要和我一起去看葵花不许反悔。你啊你，谁会想到到头来反悔的人是你。

幸福来得快也去得快，就像那天水龙头里哗哗的流水冲走了我的芒果幸福。

其实你都不喜欢葵花是吗？你只是把它当作普通的花朵，你不明白我为什么如此爱它。

葵花是我的爱人。它们是忠贞的花朵代表沉默的爱，永远紧随太阳，花盘旋转，由衷绽放，而我的爱，是这个夏天雨季里的向日葵，它不折不挠，被雨打得弯下腰仍妄想挺立，它的脸模糊不清，没有人愿意再去拯救它。

太阳迟迟未出。我涂脏了这个城市的明亮。

后来我赌气地跑出来，只带了手机和巴士IC卡。我戴着帽子，压低帽檐，避免直视太阳。昨晚做梦残留下许多幻觉，女人尖锐的呵斥声和肖邦的玛祖卡混在一起，切割空气，一种不协调的协调。我来到翰苑展览厅，想看一场画展，可是大门紧闭。坐在第六级台阶上，我想起了你，给你发信息。

可手机一直很安静。

风在耳边呼呼地吹，秒针滴答一格格地爬。从你离开之后，它走了多久？5天？43200秒？是啊这个数字够大，我们疏远这么久了，我一下子忘了，这么久了。



我笑了笑，肩膀不自觉地耸了一下，头发上的星星卡子颤巍巍地要掉下来，眼泪也需要一场奔跑，这是平衡的需要。我忍住，知道一哭就会覆水难收。

我们终于抗拒彼此了。

继续走路，现在我把伤口藏起来啦，谁都只看见我安静的模样，他们指着我的笑容说这是个多么温和的孩子。我坚信人们会给予我一场赞美。我会认为这个世界都很爱我。

来到广场。广场只有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拥有广场。这里的树郁郁葱葱，看起来就像个生机勃勃的植物园。树们哗啦啦地说话，指着我们互相询问：她是谁啊？哪家的孩子眼神潦倒？

我站在龙湖沟旁，这是条臭水沟。我觉得有人该从这里跳下去，和牡丹跳进苏州河一样决绝。我累极了，我想回家。做你的小丑太辛苦，我走在钢丝上，泪水受不了往下掉。我觉得钢琴会更安全一点，它虽然很单调只有黑白两种颜色，但它不及你马戏团里的彩色气球具有迷惑性。

我有强烈的健忘症，但凡幸福快乐的人都有一副坏记性，可我却用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把你的名字记下来，妈的它霸占了一段光阴。

我应该什么都忘了，只要记得你曾做了3600秒的马路天使。我只是对不起你的白球鞋，这天在KFC里我注意到陪我雨天压马路的它流黑黑的汗水，它或许在埋怨我，哦，对不起。而我的蓝色雨伞，它开了一天的花朵，它不停地流泪，把我以后的眼泪也流光了，我谢谢它。我现在不热爱哪个男孩，我觉得你们不够安全，你们或许不及我的被子枕头安全，被子可以在冷的时候给我温暖，枕头能够不嫌我的泪水盐度太高，这就好了，我很欣慰。

我终于明白，你是一棵梧桐树啊，是始终给不了我芒果的梧桐树。

不忘记你对我说的话：

不许反悔，不散。